尼采哲学中的真理问题探析

杨俊

(中南大学哲学系,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在真理问题上, 尼采通过否定传统的符合论(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即真实), 把真理归结为价值问题, 认为只有有利于权力意志的才是真理, 并强调只有少数强者通过灵感和直觉才能获得。

关键词: 尼采; 西方哲学; 真理; 视角主义; 权力意志; 价值

中图分类号: B51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4-0010-05

真理问题历来是哲学论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中它主要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这一问题在尼采的哲学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涉及到他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方面的诸多思想。但是, 翻开尼采的著作, 我们发现他对真理下了许多不同的定义, 有些甚至给人以自相矛盾的印象。那么, 尼采在真理问题上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主张呢? 若有, 他又何以作出那些彼此矛盾的论断呢? 本文通过仔细梳理尼采的思想, 从他那些看似毫无联系的格言、警句和片断中, 去理出他在真理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认为尼采在这一问题上与他的其它思想一样, 也是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的, 那就是权力意志思想贯彻始终。他把意志看成世界的本原, 是决定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终极原因, 是人们的全部认识。它既是认识的基础, 也是认识的大厦, 人连同人的认识, 都是意志。简言之, 除了从意志到意志以外, 再没有别的事物和现象。他说: “世界就是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1](36)} “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1](39)} “世界就是权力意志”, “你们自己也是这个权力意志”,^{[2](1067)} “此外一切皆无”!^{[2](701)}

一、传统真理观之批判

什么是真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一直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 在近代哲学史上由此而形成了两大派别——经验论和唯理论。但总的来说, 自亚里士多德以降, 符合论的真理观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定义。所谓“符合论”的基

本思想是强调命题或判断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是这样定义真理概念的: “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 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 这就是真的; 所以人们以任何事物为是或为不是, 就得说这是真的或是假的。”^{[3](79)} 这就是命题或判断的真假取决于它们是否如实地描写或陈述了外在事物的性质、状态或联系。真理就是命题与世界上有关事态的符合关系。近代经验论的集大成者洛克也坚持此种观点。他说: “在我看来, 所谓真理, 顾名思义讲来, 不是别的, 只是按照实在事物的契合与否, 而进行的各种标记的分合。”^{[4](566)}

尼采在论述真理问题时, 有许多场合就是针对传统认识论中的这种符合论真理观而发的。他也把真理视为与“真正的实存相符合”的认识, 把与实在不相符合的认识称为“错误”。但是, 尼采对符合论的真理观却持根本否定的态度, 因而常常给“真理”一词打上了引号, 并对它加以抨击和批判。

他的批判一方面针对符合论的本体论前提, 否定“存在”和“真正实在”本身; 另一方面则从人的认识的制约性入手来否定达到真正实在的可能性。

符合论真理观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从本体论上肯定作为宇宙本体的存在和具体事物的实在性。尼采则认为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不可信的。一方面他否定“存在”或“真正的世界”本身, 推崇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肯定一切都在流变和毁灭、肯定矛盾和斗争, 即肯定“变化”的观念, 甚至根本否认“存在”这个概念的思想。另一方面, 尼采也否定具体事物本身。在他看来, 持续、同一、实在等等都是一种虚构, 事物本身、“自在之物”、“确定不移的事实”也是一种虚构。“一切

事物皆变，没有永恒的事实，也无表述它们的绝对的真理”，^{[5](13)}“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2](191)}“总之，与我们相关的世界，它是‘流动’的，是生成的，是一个不断变化而永远不会达到真理的假相(falsehood)，因为没有什么是‘真理’”。^{[2](205)}既不承认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存在，也不承认表述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上的固定的事实的真理，这便是尼采的结论。

其实，尼采对符合论真理观的批评，更主要地是来自他在认识论上所持有的视角主义(Perspektivismus，或译“视界主义”)。按照这种观点，人的一切认识都是人对世界所作的投射(project)，其视角由人的生理组织、生存需要、权力意志等因素所限定，因此人在认识过程中受种种视角的限制，即使存在着真正的实在或确定不移的事实，也不可能获得与实在相符的认识，即不可能有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他认为，人的认知主要受三个“视角”的制约。

首先是感觉的视角。尼采认为，人的视觉、听觉等等，受自己生活和活动范围的限制而形成了一个视角(horizon)。它将感觉包围起来，人只能在此视角之内去看世界。在《曙光》一书里，尼采写有“牢狱”一节，把感觉的视角比作监狱的大墙，人如同在监狱中一样，只能在大墙背后观看世界。久而久之，形成了人的感觉习惯。“我们的感觉习惯使人堕入谎言和感觉的欺骗，然而这些正是我们的一切判断和知识的基础。”^{[6](93)}他还把人比作蜘蛛，把受视角支配的感觉比作蛛网，认定人只能在自己编织的蛛网中活动，除了抓住感觉习惯织成的蛛网之外，什么也抓不住。总之，由于我们的认识从其根基处(感觉)，就陷入了谎言和错误，因而我们就无法达到与实际相符合的真理。

其次是语言的视角。尼采很重视语言，认为人是群居的动物，有交往和相互沟通的需要。因此，人的意识是同语言的发展同时并进的。人的认识也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但语言本身却是限制人达到实在的一种视角，因为语词和语法结构在认识上打下了自己的印记，使人的认识有一个视角，这种语言视角使人很难达到世界的真相。他还认为语词本身是多义的，“只指明人和物的关系”，并不指明任何确定的事实。而且由于言语者操纵语言的运作，所以任何命题都不是对世界或事实的客观的说明，而仅是言语者的主观的“解释”。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因此尼采对语言视角的分析的思想，已越来越引起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的关注。总之，借助于语言进行的认识，无法获得与实在或事物相符的知识，也就是说，语言的视角使人根本不能得到符合论意义上的

真理。由此，尼采给真理下的定义是：“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7](106)}

第三，生命本能的视角。在尼采看来，认识只是人这种特殊的动物保存自己、役使实在的工具，根本问题是能否在保存生命、发扬生命的斗争中获取成功。因此，他认为感觉和语言这两种视角还不是最根本的，因为二者都受制于生命本能。只有从对生命的成功是否有用或有利的视角去行动、去认识，才是认知的最基本的视角。一切与利害关系无涉的客观知识，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他甚至认为，生命活动要取得成功，与其说是需要与实在相符的真理，不如说更需要错误。他说，“真理不是最高价值标准，更不是最高的权力。要假象、幻想、迷惑、生成、变换(要客观化了的迷惑)的意志要比这里的要真理、现实、表面的意志更深刻、原始、‘形而上学’”，^{[2](444)}“‘真理’比谬误和无知更为不祥”，^{[2](578)}“放弃错误的判断也将意味着放弃生命和拒绝生命”。^{[1](4)}由于非真理是生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人们实际上并不追求符合论意义上的那种真理，也不可能达到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

尼采否定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强调认识对主体的依赖关系，即人的视角对人的认识的支配作用，从而夸大了认识和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并进而推出了彻底否认任何真理的结论。他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连斯芬克斯都有眼睛。因此就有各式各样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真理”。^{[2](610)}“根本没有真理”，“真理乃是幻想”。^{[8](144)}通过否定符合论的真理观，用价值去吞并认识，从而否认认识本身，这是尼采真理观的一个基本主张。他认为认识论同形而上学、神学一样都是“畸胎和尚未成形的科学”，^{[9](24)}还常常把认识打上引号，表明他事实上并不承认有所谓对外物的认知，而且断言“‘认知’本身是一个矛盾的概念”。^{[8](169)}

二、“人的真理”

抛弃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概念，把“真理”二字打上引号并断言根本没有真理，这是尼采在许多场合一再加以重述的思想。但是在另一些场合尼采也谈论

认识论范围内的真理,并把它们称为“人的真理”。

那么,什么是人的真理呢?尼采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真理概念从而把由人提供基础的命题或判断称之为真理呢?从尼采的大量论述来分析,他似乎把真与非真视为命题或判断的一种性质。当人们确信某一命题时,就赋予它以真理的性质,并判定其为真。由于这一命题之真是人赋予的,故称之为“人的真理”。按尼采的哲学,人之所以确信并赋予一些命题以真理的品格,完全是出于维系和增长生命的需要。他认为,任何事物要生存下去,必须有一堆信念,必须要有所判断,必须对一切重要价值深信不疑,因此,它就必须把某事物看成真的,而非某物本身就是真的。他说:“要把‘情况就是如此如此’变成‘事情应该变得如此如此’的意志。”^{[2](616)}他还说:“‘我认为某物如此’,这样的估价乃是‘真理’的本质,通过估价表现出来的保存条件和增值条件。”^{[2](279)}这种出于生命活动的需要而被人看成是真的判断(并非符合于客观事物或存在的判断或命题)即“人的真理”。

尼采在谈论“人的真理”时所用的真理概念,类似于后来实用主义者的概念。他说:“我们‘认知’(或相信、或想象的),正是对人这一种属的利益有用的那么多”。^{[8](245)}人们对知识及其真实性的追求,“只不过以大多数人利益上的有用性为目标”。有用即真理,这是尼采与实用主义者的相似之处。但尼采的有用主要是指对权力意志——作为世界和人的本体——有用。在他看来,一种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就看它是否符合某种权力意志的要求。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它对满足权力意志的要求有作用,就应当认为是真理,否则便是谬误。他说:“认识的作用就是权力的工具。很明显,认识与权力相长。”^{[2](505)}因此,尼采认为,凡是有利或有益于人的生命的生存条件(即提高权力意志)的那些判断,我们都可以确信,都可以把它视为“人的真理”。

尼采尽管在“人的真理”的论述上与实用主义真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他并未全然肯定实用论的真理观。相反,他把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工具主义、相对主义推至极端,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认识论范围内的“真理”和“真理标准”。

首先,他从实用论意义上的真理的相对性出发,取消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按实用论的真理观,真理只是对人有用的工具,只是人的生命的条件,是相对于人、相对于人的变化着的经验而存在的,有效、有用、成功是真理的标志。但在尼采的眼里,非真理是生命的必要条件。而按他的哲学,对于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来说,“人的真理”即“非真理”。由此推论,

一个判断、一种信念即使在生命活动中证明有用,被证明为生命的必要条件,也未必一定就是真理。所以,如果以对生命的成功是否作为区分真理与非真理的标准,那么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将真理与错误加以区别。因此尼采说:“人类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人类无可辩驳的错误。”^{[8](219)}在他看来,“真理”这种东西并不必然表示与错误相对立,从根本上说,它只是表示各种不同的错误彼此之间的一种对比。例如,某种错误比别的错误更古老、更深刻、更不能消除,我们这一类生物没有它就活不成,我们就将它称为真理,而把别的不像这样以生存条件来威胁我们的错误当作错误来驳斥和抛弃。“真理就是谬种。而没有这个种类,特定的有生命的种类就无法生活。”^{[2](610)}可见,尼采最终并不承认在认识论范围内的真理。在他那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真或假,不在于区别真理和错误的标准,而在于对生命的有用还是无用。

其次,尼采把上面第一个结论进一步推论下去,终于用价值和评价问题取代了认识论范围内的真理问题。他认为,对人的本能来说,最根本的并不是认识论上讲的真理,“生命的价值乃是关键”。^{[2](610)}因此,事实上真理(包括实用论意义上的人的真理)只是一种信念,一种评价。“‘我认为某物如此’,这样的估价乃是‘真理’的本质”。^{[2](279)}在尼采看来,真理的标准在本质上是一种评价标准,而权力意志的强弱是衡量一切价值和评价的最高标准。把这个标准移用于衡量本质上是评价的真理,“真理的标准就在于提高权力感”,^{[2](577)}尼采如是说。

综上所述,尼采虽然在许多场合采用实用论的真理概念,因而与后来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实用主义者如詹姆士,在一定范围内还承认符合论的真理概念,虽然他所说的符合是指观念内部的关系,即一部分观念(新观念)符合另一部分观念;而尼采则彻底抛弃了符合论。实用主义者常常把价值、评价与真理混为一谈,声称“真理是善的一种”,^{[10](42)}但终究没有把真理问题完全归结为价值问题;尼采则直截了当地把真理问题归结为以权力意志为基础的价值评价,这是尼采真理观的一个特色。

三、真理之真

通过对认识论范围内的真理概念的否定,尼采实际上取消了真理与谬误、真与假的对立,从而排除了真理标准问题。这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自古希腊亚

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占据传统哲学中心地位的理性主义，是对以认识论为核心的近代哲学主流的反叛。因此尼采被以后的许多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或哲学家都推崇为他们的开山鼻祖。无论是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还是现象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等，均可从尼采那里找到他们的源头。

尼采主要通过否定传统本体论划分真实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做法，取消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问题。他认为，这种二分法乃是人们出自维持生存的需要而虚构的谎言，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真实世界是“衰败的生命的象征”。他说，“哲学家虚构了一个理性世界，在适于发挥理性和逻辑功能的地方——这就是真实的世界的来源；……‘另一个世界’历史上的确有过，它是以什么名目作为分野的呢？哲学和宗教的道德偏见的烙印。‘另一个世界’如上所述，它乃是个非存在、非生命、非生命意愿的象征……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的，是厌世本能，而非生命本能”，因而“哲学、宗教、道德乃是颓废的象征”。^{[2](471)}对尼采来说，真理之真在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表现为坦言假之为假。但他同时又强调，根本就没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因而剩下的只有价值论上的“真”了。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宣称：“我是第一个发现真理的人，我是第一个由于发觉虚伪之为虚伪而发现真理的人。”^{[11](103)}这里所说的“真理”就是而且只能是价值论上的“真”，即与虚伪相对立的真诚。尼采认为，已往的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充满着谎言和偏见，但它们却被人们认为是“真理”，而真正的真理却被严加禁止着。因此，真理的任务就是同虚伪作斗争。的确，尼采在其著作里对传统的道德尤其是基督教的道德作了前无古人的批判，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主张推倒一切旧道德，重估一切价值。他力主“讲真话”，要做一个真诚的人，并把这种真诚，即“真实性视为最高的美德”。但是，他视为“真理”的真的价值决非讲真话而已。

前面已经提及，尼采的哲学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权力意志的思想。按照权力意志论，权力意志既是生命的本质，又是最高的价值尺度。作为“真理”的真价值必须充分发扬权力意志，即从价值论上来说，作为真理的真必须有利于权力意志。就道德价值而言，尼采推出了一部主张强者统治的“生命道德法典”，并且把它称之为“真理”，而且主张超越善恶，达到道德的彼岸，把非道德主义奉为“真理”。

尼采还从权力意志论出发，把“真理”视为他自己的特权。他认为，每个人的权力意志是有强弱之分的，只有少数权力意志强的人才能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和真

理的发现者，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真正的强者，为此他提出了“超人”学说。同时，他又宣称自己“这个未来的早产儿”才是唯一的先驱。因为“真理的种子”，产生于“勇敢的冒险，长久的怀疑，残酷的否定，厌恶，当机立断”，^{[12](204)}真理的发现依赖于对虚伪的旧价值的彻底否定，而且真理的发现又需要灵感的直觉。在自传中尼采声称，只有他才有“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像炸药一样去轰毁旧有的价值，也只有他才有灵感的经验。所以他不仅说自己是第一个发现真理的人，第一个真正诚实地宣告真理的人，而且宣称“我才握有真理的标准：我是唯一的裁决者”。也许，尼采的确够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他毕生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四、小结

通过以上对尼采哲学中的真理问题所作的简单地梳理，我们认为尼采对西方思想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他觉察到了西方人在同“真理”的关系中面临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一个人认识到作为已往西方传统的思想核心和本质的形而上学、宗教、道德及理性的真理实质上都是错误时，就会感觉到这种变化。这种结论是把真理理解为绝对的结果，或者说是受到黑格尔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打击的主张。假如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那么真理同样也是进化的——因此，假如“真理”就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对象都正确的绝对真理的同义词，那么，人们对真理的真理性就会失去信念。“任何事物都是进化的”将意味着“没有事物是绝对真实的”。

为了解决这种自相矛盾的阐述，尼采认为真理只是一种看法。某个形而上学的、宗教的、道德的、理性的陈述之所以能被称为真实的，仅仅是因为对思考它的人的看法来说是真实的。如果把它绝对化，则所有这类陈述都是错误的。这里，透露了尼采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人类中心论的思想。

受进化论毁灭性打击的真理正逐步被科学真理即可由实验证实的经验科学陈述所代替。但是尼采认为，科学真理并非如同它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客观的，即对世界的发现。相反，它们是人类对那个根本无秩序和非理性的世界的安排和解释，以便人能理解这个世界并生活于其中。同时，尼采认为科学真理仅仅是事实的陈述，根本不是判断的陈述，价值和意义均被排斥在科学范围之外。因此，用科学真理取代其他诸种真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剥夺了世界的意义。这是尼采竭力加以反对的。因而尼采便把真理问题归结于诸价

值领域,把真理等同于真价值,从而否定了认识论、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概念。他又按照权力意志论,把真理归结为少数强者通过灵感、直觉所获得的对权力意志的体验,以及运用想象和虚构力所创造的人生理想、审美境界和世界图景。

事实上,尼采反对把真理看作人生最高的价值标准,认为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这个观点直接同古典人文主义的奠基人柏拉图的观点是对立的。柏拉图曾经明确提出艺术同真理相对立的思想。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才是真理。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和模仿,而艺术则是影子的影子,模仿的模仿。尼采则为了肯定人生的真正价值,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只有一个世界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而它是永恒的生成变化,“永恒的回归”。这个世界对于人来说说是残酷的,是无法掌握的,也是不存在任何真理意义的。为了活得更好,人所需要的,是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那些可怕的真理。所以他说:“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以依靠它而不至于毁于真理。”^{[2](364)}“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2](257)}“艺术是

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学活动。”^{[2](489)}这便是尼采哲学中真理问题的基本思路。

参考文献:

- [1] 尼采. 善恶之彼岸[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2] 尼采. 权力意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3]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4] 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5] Nietzsche. Human, All Too Huma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6] 尼采. 曙光[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
- [7] 尼采. 哲学与真理—尼采 1872 - 1876 年笔记选[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 [8]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 [9] 尼采. 偶像的黄昏[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
- [10] 威廉·詹姆士. 实用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1] 尼采. 看哪这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12]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On Nietzsche's theory of the truth

YANG 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On the problem of the truth, Nietzsche first criticizes the traditional coincident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truth (reality), then he treats the truth as value. In addition, he argues that the truth must be beneficial to will to power. Last, he points out that only few people who have stronger powers can acquire truth by their inspiration and intuition.

Key Words: Nietzsche; western philosophy; truth; perspektivismus; will to power; value

[编辑: 颜关明]